

八 月

一日 朱德、陈毅等率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一部，退至资兴布田圩。在此，部队合编为二十八团。随后，部队分兵在资兴龙溪洞、桂东沙田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一)、八月一日，在龙溪洞的布田圩开了一个“八一”起义纪念大会，以后就在龙溪洞、桂东县、沙田圩一带分兵。

摘自《肖克回忆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到湘南打郴州先胜后败。后来二十八团就从郴县到东乡，在到龙溪洞，然后到布田圩，没有到汝城。在布田圩部队来了一个改编，把二十九团剩下的部队拼到了二十八团，朱德当团长……

《肖克、列型两同志审查井冈山纪念馆谈话记录》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

(三)、郴州失败后，我们退到桂东。

从郴州出发，走了三天，经汝城进了桂东，在桂东进行了整编，廿九团和特务营都编入了廿八团，在桂东的时间有半个月以上，并移动了三个地方。

《访问杨德志同志记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同日 红三十一团退至永新小江区。随后，边界各县和平原地区尽为敌据，党和政权组织大部塌台，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称为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

(一)、朱德率领二十八、九团去湘南后，所留在边界的为三十一、三十二两团，时三十一团由毛泽东同志率领去永新，三十二团则守井冈山，在敌强大之下，三十一团于八月一日退回永新。

摘自《杨克敏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七月赣敌进攻 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

《井冈山的斗争》《毛选》合订本61、79页

中包 湖南省委派代表袁德生带指示信到湘赣边界，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毫不犹豫”地执行。毛泽东接信后，在永新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会议期间得知红军大队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当即决定留三十一团一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

(一)、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逐近逼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井冈山的斗争》

(二)、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井冈山的斗争》

(三)、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会合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

摘自《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75页)

(四)、1928年7月，××和××把28、29团拉往湘南。28、29团离开井冈山以后，毛主席率领31团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华里之内达二十五天之久。后来，听说28、29团在湘南失败了，毛主席就在永新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会的地点不是在潞江，就是在渌田一带的某个村庄。会上，毛主席决定带三营到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留31团一营和一个特务连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摘自《访问北京军区韩伟同志谈话书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五)、31团在小西江区集中，毛委员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在会议进行中，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传达省委要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指示，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正当这时，驻地有一送炊事担子的农民从郴州回来，毛委员才知道主力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因此会议决定毛委员亲率第三营往桂东迎接二十八团回井冈山。第一营的一个连在九龙山打游击牵制敌人，两个连守井冈山。

摘自《陈伯钧讲话》（一九六〇年）

(六)、当部队集合后（永新小西江区会师）毛委员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作战经验和部署任务。……正当这时，驻地有一农民运送28、29团炊事担子，匆忙回家来，毛委员当即找来询问，才知道主力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因此，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决定毛委员亲率第三营，往桂东沙田一带迎接28团回井冈山。第一营仍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摘自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前后》回忆录

(七)、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就在当天晚上，袁德生又来了，他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要我们向北去打萍乡、湘东。一下子要打湖南，一上子又要打湘东威胁长沙。有两个指示都是说“绝对正确”的，要“毫不犹豫”的执行。毛主席当时就问袁德生：“长沙工人运动怎么样？有罢工的吗？学生有罢课的没有？商人有罢市的没有？士兵有哗变的没有？有暴动的没有？”袁德生说不清楚，说下次来答复。正在开会之际，时间很晚了。这时送28、29团担子的农民回来了，主席找他们一问，才知道郴州打了败仗，但还不知道29团跑散了。当晚毛主席决定，亲自带31团第三营去迎还大队，命令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一营长陈毅安你们坚守井冈山。主席一早就带部队走了。

摘自《刘型报告》（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日）

十三日 红军大队抵达桂东沙田，随后，召开士兵代表大会，批评了杜修经的错误，请求湖南省委给杜修经以处分。朱德同志指派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担任湘南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

(一)、杜修经的错误，经八月南征部队到桂东沙田时开的代表大会议决，请求省委给以处罚，因他是省委代表。

摘自 《东北版毛选》

《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P 542

(二)、这次二十九团要算完全溃散了，只有几十条枪归队的，二十八团也损失了些，但损失还不算(大)，八月十三日桂东沙田收容队伍，……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三)、为了巩固井冈山政权，扩大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主力回师井冈山途中（一九二八年八、九月间——抄者注），党临时决定成立湘赣红军游击队，由湘南特委直接领导。党决定我离开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职务，调任这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唐天际：《湘赣游击队的初期活动》翻印自《星火燎原》
第一卷第一集（出处）

(四)、“八月失败”后，回来的路上，在资兴附近，朱总司令叫我留下在湘南特委组织游击大队。当时湘南特委管二十一个县，我担任游击大队长。留下后我在龙溪十二洞组织游击大队。以后就在汝城、资兴、桂东一带活动，到处打击敌人。

《访问首长唐天际谈话记录》

(五)、（唐天际）湘南暴动来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曾任二十八团一营二连党代表，“八月失败”时又回湘南去了，在井冈山不到三个月。现在山东济南休息。

《刘型同志回忆井冈山斗争的几个问题》

十八日 二十八团一营攻占桂东县城。

(一)、率主力部队受损失小，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

摘自《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二)、八月十八日，部队占领桂东县。有一天，连党代表讲话，说：毛党代表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营从井冈山来接我们了。听说毛党代表到这里来很不容易，沿路几次遭到敌人，打了几仗。最后一次，部队被冲成两截，他只带着几十个人，击退围追的敌人，终于找到我们。毛党代表也带来了井冈山人民的期望，他们天天打听二十八团，盼望我们快些回去。

摘自《杨得志“八月失败”的回忆》

二十三日 毛泽东率领部队在桂东县城和红军大队会合，随即在唐家大屋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重回井冈山，留杜修经、龚楚在湘南重新组织湘南特委，指定杜修经为书记。

(一)、……而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摘自《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59 60页)

(二)、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

摘自《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60页)

(三)、幸主力部队受损失少，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毛泽东等同志从井冈山到，遂议决重回宁冈。

摘自《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四)、八月失败后，毛主席率兵一个营在桂东迎还28团，议决经崇义、上犹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叛变，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当时由朱军长兼28团团长的，回到遂川时打败追敌刘士毅。(

摘自《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五)、在桂东呆了没多久，毛主席就带部队从井冈山来接我们了。到了桂东，毛主席召开了营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毛主席认为，如果红军大队不到湘南，那是个发展革命的好机会。因为，那时江西敌人内部发生冲突，部队从永新撤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好形势，把根据地向北发展。虽然这是个形势问题，实质上即是个路线斗争问题。会上，毛主席还讲，流寇主义是不行

的，不要群众、不要根据地是不行的。这样红军就不可能得到存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使部队得到发展，就非要根据地不可，毛主席在会上还说，应该吸取这个教训（指八月失败的教训），把部队带回井冈山。

摘自《访问民族学院熊寿祺记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六）、毛部于八月二十三号在桂东与朱德会合，改编队伍，整顿军队，并在汝、桂、郴、资之交界龙溪十二洞，成立一湘南特委，因四军去湘南时没有与湘南党接到头，故遂自成立一特委指挥四县工作，以杜修经为书记（湖南省委巡视员）、龚楚参加特委（二十九团党代表）……

摘自《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红军大队在返回途中。因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已率两个连叛变，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回部队时于崇义思顺不幸牺牲。

(一)、二十三日 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有一天，老百姓说，在崇义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有三门迫击炮。思训圩离我们三十多里，晚上王尔琢就带着二营的三个连去包围，半夜，把思训圩包围住了。……王团长喊：我是王团长，来接你们的。……这时叛徒带着十几个死党，集中了七、八条枪向王团长射击，王团长牺牲了，袁崇全和十几个死党跑掉了，那两个连也回来了。

肖克：《从红四军成立到离开井冈山前后的几个主要战役》

四、……八月二十五日，红军大队从桂东寨前分两路出发。当红军到达崇义新地圩时，担任前卫的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同副营长、党代表阴谋带部队叛变。……次日，四、六连自行返回我军部报告，袁等胁迫和欺骗第五连，迫击炮连投敌叛变，这时，朱德同志主张把袁崇全打回来，红四军参谋长、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即主张喊回来。团部命令一营长林彪带领部队包围恩顺，严密搜索，抓住袁崇全。可是部队包围恩顺后，林彪违令不搜索，也没有派人归队报告。王尔琢同志很着急，即集合部队一到恩顺就喊话：“你们是二营的吗？我是王尔琢，是来接你们的！”这时，叛徒袁崇全在营部打麻将，听见声音立即出门，拿起驳壳枪打死了团长王尔琢。……

摘自 江西省崇义县党史办

四、……八月十八日，部队占领桂东县城。有一天，连党代表讲话，说：毛党代表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营从井冈山来接我们了，……部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取道崇义、上犹，向井冈山进发。……走了七、八天了，连旗子也换了。……过了一会，我们全营都上来了，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带着警卫排也来了，……经过一场斗争，被叛徒胁骗的最后两个连终于也被争取回来，但王尔琢同志即当场牺牲了。

“八月失败”的回忆

杨德志

（五）、二营出发多日，不见回报，正惦念间，接袁来信，要求我杀掉朱德、陈毅同志，这才知道他已叛变，当即与朱德、陈毅同志商量，决定去追击。

三十日 湘赣敌军乘红军大队欲归之际，从黄洋界方向进攻井冈山。何挺颖、朱云卿、陈毅安等指挥红军不足一营的兵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凭险抵抗，击溃了敌人的多次进犯，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毛泽东闻讯后，写下了《西江月 井冈山》。

(一)、八月三十日致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摘自《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60页)

(二)、八月三十日湘军吴尚部，赣军王均部，共四团，乘我军在桂东失败欲归来尚未归来之际，会合猛攻我井冈山。我军不足一营，凭黄洋天险（宁冈登井冈山之路）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敌死伤甚大是役保存了我们最后根据地。且使敌胆为寒，不敢轻视我军，为边界名战之一。

摘自《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二八年的秋天，湘赣敌人各一部向我发动进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于七月中旬离开赣边，到湘南去了。八月间，毛委员带领三十一团一部，去桂东方向迎还大队，只有袁文才、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另一部分部队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阻止敌人进犯。这时，湘赣两省的敌人见我内部空虚，井冈山上有许多伤病人员，留守机关很多，防止兵力仅一个营，于是乘我军毛委员和大部队未归之际，向井冈山发动了进攻。

我们得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山上一时轰动起来，同志们议论纷纷，也有一部分同志表现情绪不安，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召集了在山上的机关、医院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敌

人进攻之对策，会议争论很激烈，有的同志认为，山上人少粮缺不能守，主张把伤病员分散在深山和老百姓家里，部队撤退下山去打游击，有的同志认为，山上虽然兵少粮缺，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在湘赣边区进行了革命斗争，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和我们打成一片，有的地方农民分了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组织了赤卫队和少先队，井冈山下市镇、乡村的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敌人如果上山进攻，他们必然会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物质经济，阻止敌人，这一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加上我们守山的地形有利，我们守山，不是单纯地守山，而是有极大政治意义的。井冈山，它是我们边界创建根据地的起源，如果把它丢了，影响极大，更何况红军的伤病员没地方隐蔽和安置，部队士气一定要受影响。总之，大多数同志举出种种理由，想出各种办法，主张守，不同意撤，最后领导同志作结论，我们要坚守井冈山，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毛委员下山前，就要我们保存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团结、批评一切不稳定的，对革命根据地认识不足的同志，到会的大多数同志也主张要坚守井冈山，这是符合前委和毛党代表指示精神的，我们应该执行这个指示，同志们在会上，一致通过坚守井冈山。

几天以后，湘赣敌人于八月三十日，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黄洋界在井冈山前后面，高十五里，除了一条重重迭迭的小道，四周都是悬崖陡壁，无法攀登。我军在守山，哨口筑坚固的工事，这种工事虽然没有钢筋水泥，但它有粗大木枕，和几个深厚的土坯，结结实实，是能够抵御一般火力的，当时我们缺少地雷，就用了一个土办法，把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子”，埋在地隙上，流沟里。头一天，敌人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我黄洋界的工事周

围的地区。我们凭险抵抗，用机枪扫射，杀伤敌人好多，敌人在外圈冲，被我们埋的那些竹钉子刺伤不少，使他们的进攻不能得逞。战斗在晚上七点多钟就停止了。第二天清早，敌人继续向我们进攻，气势比头一天更厉害，上午连续几个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下午敌人密集冲锋，越来越紧，共有好几个团的兵力，比我们多十几倍，我们的工事渐渐难以支持了。我们原有一门迫击炮，因为炮弹少，一直没有使用。这时我们快把炮架拆来，由两个连向敌密集的队伍猛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这场战斗胜利结束了。

我军以少胜多，使敌大为震动。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给湘赣边界的群众和红军战士以很大的鼓舞和深刻的革命斗争教育。同志们深深感到毛委员的伟大和英明。

摘自杨至诚《艰苦转战——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

（四）、31团一营赶回井冈山后，我们31团在山上有四个连，王佐的部队有两个连。在黄洋界哨口是两个连不到，只有五个排，另外一个排警戒茅坪方向。其余的连队到别的地方警戒去了，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们就进入了阵地。黄洋界哨口当时没有红军营房，晚上睡觉没有垫的盖的，就用茅草垫，盖的也是茅草。那里猴子多，晚上有猴子戏你。到了早晨，身上都是露水，有的同志感冒了。八月三十日早晨，我们吃了从小井送来的早饭，战斗打响了，从山上到山下只有一条小路，敌人的兵力摆不开，成了一字长蛇阵，敌人往上爬一开始我们不打，我们的子弹只有三发、五发，我们用石头、木头往下打。等敌人爬近了，我们才放枪，一枪打两三个，到三十日中午，我们从茨坪修械处拿来了迫击炮，头两发没

有打响，第三发打响了，那天打了一天，敌人死伤几百，我们一个伤亡都没有，因为敌人打我们打不到。

白天敌人不敢撤退，到晚上逃走了。我们当天晚上没有下去，第二天拂晓吃了早饭才下去的。

摘自《刘型谈黄洋界保卫战诸问题》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

（五）、在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三十一团一营的营长叫陈毅安，在小井。

摘自《刘型同志在黄洋界哨口的谈话记录》

1970·6·16·

（六）、（打高龙后），由陈毅安当营长。陈毅安原未是付营长，我们下井冈山的时候，陈毅安在山上没有下来，下来的是一个付营长，叫周访。陈毅安是在黄洋界还是在那里负伤的，以后伤养好了，跟彭德怀走了，当师长，打长沙牺牲。

《邓华同志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七）、（黄洋界保卫战时）一营营长是陈毅安。

《张宗逊参观井冈山革命旧址谈话记录》

1977·3·18·